

杜威五大演

卷下

一

我於講演的前、先說明兩句話。這回講演的性質、最困難的是定個名詞、起初想定『名學的方法的總論』、或『哲學史上思想的總論』、都不甚妥當。現在用的是『思想之派別』。本來名詞上的分別、是並不重要。不過要知道現在所講的、並不是從心理學上去說明各種思想。乃是論理學的派別、是哲學史的講演、是哲學史上幾大家思想派別之區別。

這一科的講演性質上、帶些專門的性質。這是沒法的、因為題目關於名學的方法、這學問是專門的學問、所以不能不帶些專門的性質。又是從歷史上講關於人類思想的方法、又不能不講這種思想當時所生的因果——歷史的背景——也是沒法的。講到歷史差不多是一種圖畫、不過容易使得吾人明白些、還不十分重要。總之以愈能減少專門的性質愈好。這很大膽的妄想、很野心的希望、要把所有關於思想史上重要的方法和派別、縮短

在數星期內講完。所以歷史上的講演祇好從略。不過說明各家派別的大旨、並不是照背書的方法、細細的講去。

現在這回的講演概括說起來、就是說明四大派的思想方法。那四大派是：

第一派——系統派 (Systematizing or Claessifying) 這派方法、是注重整理的、分析的、類別的、亞利斯多得是這派的代表。

第二派——理性派 (Rationalistic or Deductive) 科學發生時代、生第二派和第三派。笛卡兒是這派的代表。

第三派——經驗派 (Empirical or Sensationalistic) 此派培根先發起、然不甚重要、洛克可爲這派的代表。

第四派——實驗派 (Experimental) 第四派和第三派的區別、現在姑不講、留待以後說明。

大概西洋的思想史、無論經幾次的間斷、但總可找出個不斷的線索來。這線索是什麼？即便是思想的派別。

那思想史的開始、大都在西歷紀元前六百年。他的發生地、就在歐洲西南部地中海半島的希臘。

吾人講到歐洲文化的起原、關於宗教一方面、就知道猶太是中心、政治一方面、羅馬是中心。但思想的來源——宗教政治基礎的思想——是在希臘、是在地中海裡小小的一個半島上。

思想的方法、格外是從希臘產生的居多。現在從二千五百年以後、學校裡用的名學書、還是照希臘原有的、相差不遠。字句間雖有更動、大旨還是一樣、不過稍爲修正些、究竟依舊脫不了舊時的蹊徑。所以現在講思想方法第一個派別、不能不從希臘傳來的入手。

那第一派——思想方法的起始——起於思想界發生無政府的現象。當時的思想界、極糅雜、極紛亂、就是哲學史上所說的哲人時代。（日本人譯作詭辯學派）那時同時有種種的立說發生、各主一詞、反覆辯難、有許多還攻擊現行的制度、道德、這是思想界極紛亂時代。於是蘇格拉底（Socrates）出來、想要挽救這弊病、纔開思想方法的路徑。他想無

論如何的紛亂、總可找出個條理來。——不同的中間、尋出個共同的一點。紛亂的中間、尋出個有條理的一點。

蘇格拉底的主張、以種種爲道德上的紛亂原因、在於知識的不足。道德所以紛亂、由於知識無標準。他所以想找出一種標準來、使得是非、真偽、善惡、都統一。行爲亦統一。他以爲事實的不統一、全由於知識的不統一。

他的方法、要求思想的方法統一。思想統一、社會上種種道德行爲都統一了。

蘇格拉底的哲學、關於思想的方法、就從統一知識入手。他以爲吾人紛紛討論、對於那討論的條件中間、總有同的地方。沒有同的一點、就不能夠討論。吾人無論如何討論、不能不認這一點的存在、從這一點著手。

吾人講的名學——論理學、英文是Logic 希臘的原名是 Logos 本有談話的意思、原意是從辯論來的。又有Dialectic(辯學)一字、是從希臘 Dia-logos 一字得來。都起於社會的談話。由於辯論、纔有思想的方法。就像辯論應有什麼樣的條件、這是辯論第一步的着手。

蘇格拉底第一步着手、以爲辯論須先承認辯論的東西是共同的。辯論的對相——題目是共一的。是都應當承認的。譬如甲說：『密司脫斯密司、是很高的一個人。』乙說：『是很矮的』、那麼兩個人的辯論、當然先承認那辯論題目中的斯密司、是同一的人。不能說是甲指的是甲地的斯密司、乙指的是乙地的斯密司。假使他們所爭的是兩個人、那就用不到辯論、所以必須同一的題目——對象、纔可辯論、這是第一個條件。

至於第二個條件、還要那辯論的東西、有一種常在的性——不變的性。哲學的術語、就是物觀——客觀——的永久性。要那辯論的東西有永久的存在、纔可討論。蘇格拉底當時同一輩哲人辯論什麼是公道、無論意見不同、但大家總須承認那物觀的標準、要使不是如此、即無討論的餘地。

亞利士多得 (Aristotle) 的名學——思想的方法、就從蘇格拉底學說中得來。他的學說有二項要點：

- 一、於不同的中間找出個同來。這便是『共相』。
- 二、思想知識的關鍵在於界說——定義——以表白『共相』。

這兩點是名學——論理學——創造起來的原因。

亞里斯多得的旨趣、有和蘇格拉底不同的地方。蘇格拉底注重於政治社會人生一方面、亞里斯多得注重純粹思想的一部分。亞里斯多得少時曾習醫術、明解剖及生物學、所以他的學說、得自生物學的不少。他把蘇格拉底的學說、應用到生物學上、他就發明個『類』(Species)的觀念。把一切的個體、都包括在『類』的中間、從『類』再去講個體。

『類』的觀念、亞里斯多得提出來把他當做哲學的中心、思想方法下手的地方。是歐洲哲學史二千年前極重要的事。他這『類』的觀念、差不多籠罩那歐洲哲學史有二千多年。這觀念所以重要、就是在思想史上算得創造個新世紀。能把這一事講明白了、那就很滿意了。

在這天然界中、物體很多、舉都舉不盡、若使把類來講、比較的有限些。譬如講樹、什麼橡樹榆樹、……是很多的、現在都把他歸在樹的一類去講、是比較的少些。就因為個體的事物很多、沒有兩個個體的物是一樣的、所以把個體丟開、去找出他共同的地方。凡是樹都是一樣、凡是人都是一樣、那麼、比較簡單些、比較容易辨別些。

『類』的觀念、有三項重要的特別性質：

一、『全體』(Whole)的觀念——講到類、都是全稱的、都是代表全部的、都是以一統萬的。譬如樹、無論是造房屋的、或是供燃燒的、他的用途雖不同、但都以樹一個字來包括他。

二、『共同』(Common or Identical)的觀念——亞里斯多得最注重『法』——『法相』(form)、那個『法』是個模型、一個模型中間、做出一樣的東西。講到橡樹、無論那橡樹是在屋的東邊或西邊、他總有同一的法相。所以類是代表共同的、模範的、標準的『法』。

三、『永久存在』(Permanent)的觀念——『類』不但籠罩一切、不但代表共同的法相、還是有永久存在的性質——不變的性。樹死了、樹還存在。石壞了、石還存在。個體的事物、無論如何是忽生忽滅、那『類』總是代表的不生不滅、永久的存在性。六十年前達爾文的書『物種由來』(Origin of Species)方出版的時節、思想界起個極大的紛亂。何以故？就因受到亞里斯多得的影響太深。他是說永久不變的、現在有人說

物體有由來、有變化、二千年來的思想習慣、完全推翻、怪不得要起大變動了。因為歐洲向來的習慣、是主不變的。

這一種的方法——哲學——在思想史上何以佔重要的位置、因為思想的知識、最初是分類。譬如走到樹林中、一草一木、都不認識、去問旁人、人家說這是什麼花什麼樹、歸到類去、就明白了。亞里斯多德重要的地方、就是發明這方法——找出共同的一點、歸納到類裡去。

一切知識最初的一步是感覺、是知道這一個、那一個、但不認得這一個是什麼、那一個又是什麼。這種知識、不要講够不上求高等知識、即是低等知識、憑日常耳目所接觸的、於實際應用上、尚且不够。必須知道這是燈、是紙、是錢、是衣服……纔行。所以亞里斯多德得以爲知識的第一步、不能專靠五官的感覺、僅知道這一個那一個是不行的、必要知道是什麼、——是分類——那纔可算知識。

這觀念——分類的重——在歐洲思想史上、很說不了、西洋人在政治社會方面、注重個人、思想方面、却歸納到全稱裡面去。把這個那個歸納到『什麼』的類裡去。這種觀念

、在思想史上所以重要有一個理由：

一、即因為『類』的觀念、可以籠罩一切。

二、因為『類』的觀念、不但獨立、還有系統。就是類的上面還有『種』Genus 的區別。牛都喚做牛、馬都喚做馬、牛馬都屬於獸類、獸類都屬於動物。從最高的階級、可以逐步的推下來、從最低的階級、可以逐步的推上去。這類有次第、有系統、是思想上最好的分類。

『類』的觀念、不但可以應用在生物學上面、數學裏也可應用。三角形是個類名、那麼無論是直角銳角鈍角的三角形都包括在內。三角形的種——更大的類、是平面、那麼無論是長方形圓形都是平面。所以使得知識思想有系統、都因有了那『類』的觀念。

這應用方面、每一種東西、可以歸納到類、類歸到種、更大的歸到更更大。這很像中國祖宗的圖像和譜系。從高祖以到曾祖、祖、父、一代代排列得很是齊整。這種知識、是有系統有條理有組織、纔是正確的知識。亞里斯多得的哲學、就重怎樣的得到這種知識。

亞利士多得一派的名學、在思想史有重大的供獻、就是重在有次第有條件。這便是思想上極重要的要點、這便是思想史上最大的供獻。

以上所講是第一派的大意。下次再講第一派的方法——怎樣求到有系統有條理的方法、敘述他詳細的地方。

但是亞利士多得這種的學說、還有兩種的缺點：

第一種的缺點、是認做類有永久不變的存在性。

第二種的缺點、不能有變明的功用。這個那個、排列在祖宗圖譜上、依舊不能從已知的得到未知的東西。

缺點是吾人偶然舉出的。這重要的話。還須明白、就是這種方法、在思想史上、有積極的價值。即西洋人思想受二千年系統的分類思想所支配、所以有分類的習慣、知識成先後本末的系統。這觀念是西洋思想——希臘思想——最重要的。沒這訓練、或者歐洲到現在、還是野蠻時代。

思想方法，是受希臘美術的影響很大。希臘人是富於美感的人類。希臘人的所謂美，是指比例的、平均的、調和的美、他們所注重，是分配勻稱調和的美術。他們研究美術。無論建築方面彫刻方面、總是求得分配均勻、整齊平稱。希臘美術的特異處、就是從無古怪醜惡的東西、奇形怪狀的樣子。這一派對於思想上受了秩序整齊的觀念、所以亞里斯多得看宇宙當做件美術品——完全的美術品。把造化者當做個美術家。把天地的現象、看做整齊平均調和的美術品。

這第一派思想方法的大概、完全是系統的類別的整理的、已經講過。現在講那思想方法的細則：

這派思想方法於求知識的第一步、是先下『界說』(Definition)、從種種個體的事物歸納到大的類去。界說的性質、是加個類名、再於底下加這一種的『差德』。先舉個類、把東西歸納到類名裡去、然後再從類推到種。譬如知道人的一種所有類是動物、還不够、還要舉『差德』、要知道人是那種的動物、或者說人是能造器具的動物、那麼是從類中再下一種的特別差德了。亞里斯多得最重第一步理性的知識、即是下界說。

這界說的用處、他能表示出這樣東西的真性質。要是真知這東西、非舉界說不可。一面舉他高的類、同時舉他的特別性質、那纔是真知識。譬如個三角形先下界說；『三角形是三根直線組成的一個平面形』。那平面形、便是類名、三根直線便是差德。再如直角三角形的界說是：『三角形中有一角是九十度的直角』。那三角形變做類名、那九十度的直角、便是差德了。這樣下去、能知事物的真性質。但我們對於形式論理的濫調、往往看輕、實在他的本義、有重要的觀念。這觀念即是類的觀念。因為個體事物有生起滅的變化、但類是不變的、是有永久存在的性質。要求真知識、必得先把個體事物歸納到類中、找出他類的永久性、找出他的系統、找出他在宇宙萬物中的地位、那纔能知他的性質、知他的特別性質了。

這種觀念——界說的學說、他以爲人的感覺、目所視的、耳所聽的、鼻所嗅的、……他所得到的、不過外面個體事物的形狀。這一樣、那一樣、都不過是起個感動、耳目還決不能認識他的類——所代表的真的性質。感覺只知形狀、不知真性質、這本是自然的趨勢、因此他們推重理性的知識、看輕感覺一部分、都要使知識上下成系統、遞分下去、好

似祖宗圖譜的無窮、因為他們認定這世界是理性的世界、亞里斯多得所謂純粹的心的結果。在中世時代、易為教會所利用、教會中人、探來當做基督教正宗的學說。因他看宇宙當做有理性的、是很可以做宗教家的幫助的。

這第二步是三段論法——三段式。三段論法與方纔講的有關係。因為三段論法是最完全有理性的知識、最足表示事物的關係——這物同他類他種一局和全局的關係、這方法不但表示主觀的方便的方法、又可代表理性的宇宙、天然的系統、所以亞里斯多得最崇拜最看重那三段論法。

譬如舉個極平常極普通的例、如說。『蘇格拉底要死的』。何以知道他是要死的呢？因為知道他這句話有理。何以知道這話有理呢？因為可以用三段法表示出來。所以把這句話和旁的話、連成有系統的法式。如

大前提——通則 『凡人都要死』

小前提 『蘇格拉底是人』

結論 『所以蘇格拉底要死』



再把圖表出來是：

提出他的類、提出他的個體、使得都成了系統、那纔合理性的法式。並不是逐件事物一樣樣的思想、都要這樣做；不過亞里斯多得以為一個命題、不是把這樣有關係的組成系統、不能算合理性的法式、那麼話便不能成立、凡是思想不能表出理性的法式、即假的、即錯的。

總而言之、三段論法照亞里斯多得說、是科學知識是最完備的法式、因他可以表出這天然的系統、有理性的系統。但是我們聽到三段論法、以為惡極、變做論理學上的濫調了。很討厭他、很看輕他、甚至當他作一種腦筋的遊戲。那是因我們思想和從前不同、根本觀念改變的緣故。當時他們信宇宙是有理性的、有條理的、一樣樣可以分出來組成系統的、歸納到類裡去的、類是有永久存在不變的性的。現在我們可不然了、不信有什麼一成不變的系統、所以當他作是頑意見。

方纔說的二件、都是把宇宙看做靜的、不是動的。現在第三點是要講變化。我們對於外物的觀察、最容易見到他現狀的變化。高的忽然低了、低的忽然高了、草木生長了

、人老大了、變遷的現狀、普通都見得到的、亞里斯多得以為變化不是雜亂無序的、都是有一定的方向和趨勢的。每一顆樹都是向他最完整的法式變去。法式是模範的法式、每樣都照着他一類的最完備的法式變去。如鷄子的變化、他是逐漸變到一隻鷄、是變到他本類最完整的法式實現為止。橡樹子的變化、便照着他橡樹最完備的法式變去。亞里斯多得說氣、烟、火、都向上昇、因他照最完整的法式——天是最完整的法式——走去。所以要知道變遷、必先知道各類完整的法式。

這變遷的方向、最完整的法式、究竟是什麼？即是他的目的。這目的是變遷所向的方法、最後的因、最後的理由。這種立說、在亞里斯多得的哲學、很為重要。他以為變遷不但要知道這樣變什麼、和怎樣的變、這些是比較的不重要、那重要的便是目的、他講的變、還是注重辭的、呆板的、固定的一目的。這觀念在通俗講起來有句成語、叫做『自然不枉費工夫』。(Nature does nothing in vain) 以為自然法總有理由、總不枉費掉工夫、這話即是說宇宙有理性的、有目的的、有所為的。這自然見解、在哲學史上是很有價值。以後講第二派的思想、即可知第二時代思想的革新、推翻那有所為的自然的見

解。

第四點即有許多東西、是並沒最完全的法式去變的。譬如天氣並沒最完全的界限、冬天的冷度、夏天的熱度、不能一定、有時是很熱的、有時是很冷的、人的身體、亦是怎樣、不能說眼睛都要怎樣、耳朵都要怎樣、不過是人的大概終相同罷了。照亞里斯多得的意思、這種『抵抗法式』、不能歸入科學的範圍。凡是科學的知識、都是死的、呆的、靜的、是『必然』(Necessity)的、不是『或然』(Probability)的。那種也許如此的、是沒有科學資格的。

這部分的知識——變遷的不重規則的是經驗的知識。科學的知識的現狀、是理性的知識。理性是屬於科學的。那種經驗的不規則的——是叫做不能算是知識。吾人知道事物所以變遷、是必定有個趨勢、橡樹子有他橡樹的趨勢、鷄子有他鷄的趨勢。亞里斯多得說天上種種的星、他的變遷。都可以算得出的、三角形的角度、加起來等於兩直角。那是一定的。這都是有理性的知識。人不能一定怎麼長、怎麼高、夏天不能一定怎麼熱、熱到什麼度數、這都是或然的、這都不配算做科學的、這種看輕經驗——動的——看重理性——